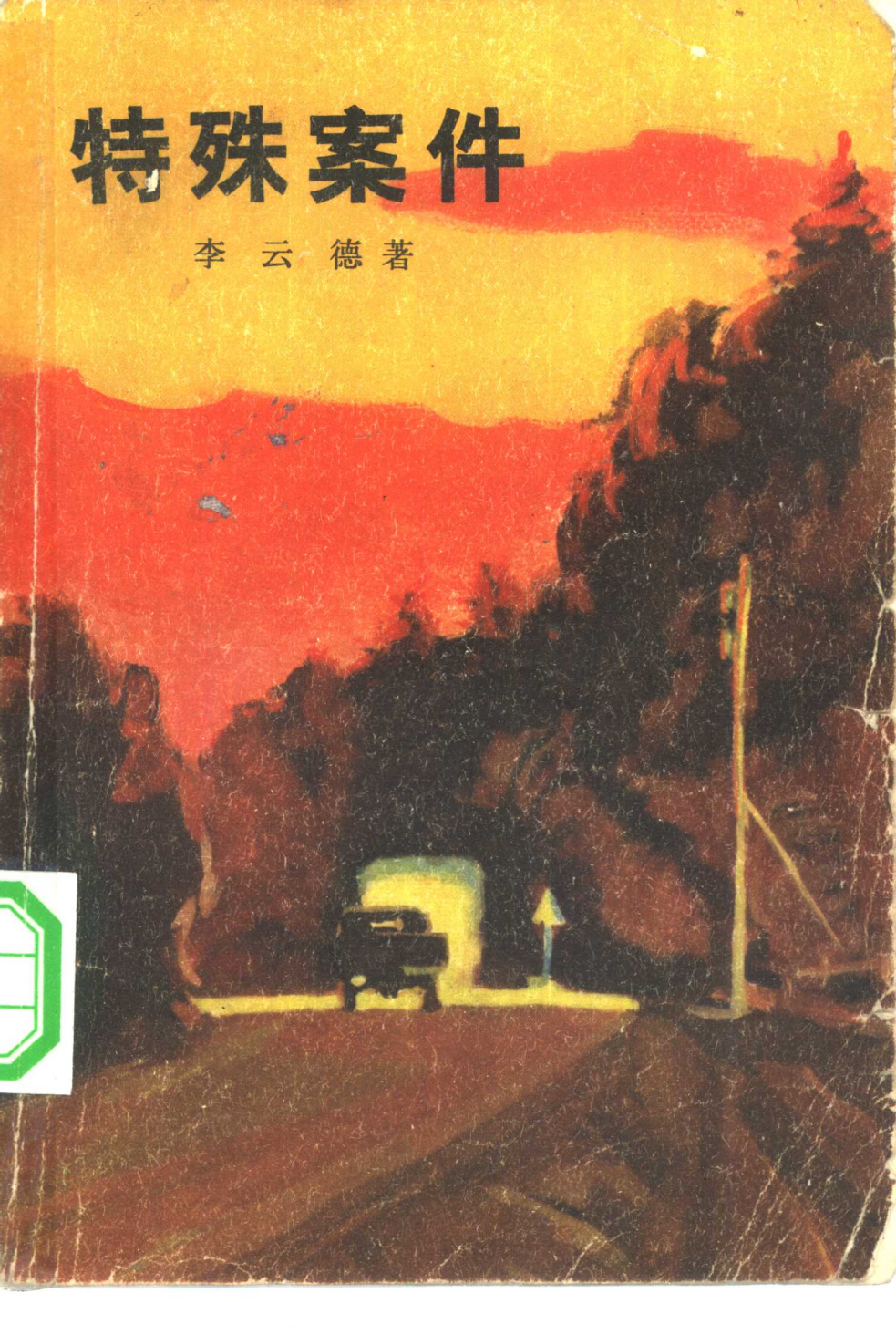


特殊案件

李云德著





2 039 1337 3

特 殊 案 件

李 云 德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，以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整顿企业管理为背景，以侦破一起失踪案为线索，通过企业整顿，破获盗窃集团案，侦破失踪案，揭露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假先进工厂的典型，撕下了这个厂原主要负责人假先进的伪装，暴露了他投机钻营，制造冤假错案的丑恶嘴脸。

作品通过生动的故事，细腻地刻画、塑造了党的干部刘占春，公安人员石凌河，工人王老好、刘崇德，女演员白丽等栩栩如生的形象。书中的伪君子、流氓恶棍、拍马者被刻画得性格鲜明。

特 殊 案 件

李云德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.25印张 307千字

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58

定价：1.05元

印数：000001——195000册

—

号称四十里的钢城，兴隆钢铁公司要占上一半面积。这个大型联合企业，厂区连片，巍巍的高炉群特别引人注目，它是“兴钢”的显著标志。往北是两排巨大的炼焦炉，焦炉群跟高炉群相辉映，显出了兴钢的磅礴气势。炼钢厂、轧钢厂等数不清的庞大厂房高耸，烟囱林立，巨大的架空管道把许多厂子连接成一片，纵横交错，伸延到二十多里路远。高炉群日夜闪着火光，厂区上空常年飘着烟云。

钢城周围群山环抱，市中心有两座小山跟厂区相望。山上、马路旁、广场周围和居民楼房之间，到处是树木，环境优美。过了五一节，这些白杨、垂柳、翠柏都已碧绿成荫，给钢城增添了色彩。这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第一个春天，乌云被春风驱散，满城春光明媚，喜气洋洋。

这一天上午，一辆吉普车开到市公安局门前停下，从车上跳下两个人，一个是氧气厂保卫科副科长高建，另一个是氧气厂工程师秦亚秋。高建让秦亚秋在车前等着，自己到签发室填写了登记表，径直上楼到政治保卫处去见专案科长石凌河。

石凌河四十多岁，高身材，四方脸上挑着一双浓黑的剑眉，两眼有神，神情刚毅。他穿着一套上白下蓝的民警服，风纪严整，有种军人的风度。他正在看材料，发现高建进来，连忙站起来说：“小高，你来的好快呀！”

“过去抓人跑得快，今天接人也得快跑。”高建的语气

明显地带着牢骚，“过去要治人家的罪，现在无罪释放，简直是瞎折腾。”

石凌河感慨地哼了一声，皱起了眉头。

那是在一九七五年冬，氧气厂报来一个案子。被告是原党委书记的儿子，名叫刘惠，罪名是攻击江青、王洪文，替陈毅、彭德怀、贺龙等老师们鸣不平，写了“反动诗”，要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。石凌河看了材料，认为根本谈不到攻击，只能说是讲了几句犯禁的话，不能立案，把报告退了回去。不料氧气厂的当权人一下告到上边，石凌河被当成“右倾回潮”的典型，批判后下放劳动。临下农场那天，得知刘惠被逮捕。他难过极了，曾和科里的邵芳私下议论，认为刘惠是天大的冤枉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石凌河调回原单位就着手重新审理刘惠的案子，厂党委又写报告要求撤销原判，局里决定无罪释放刘惠。

“我们到哪儿去接刘惠？”高建问。

石凌河拿起笔来签了释放证，想递给高建，眉毛一挑又改了主意，开门喊了一声：“邵芳！”

应声走进来一个梳短发的姑娘。她也象石凌河一样，风纪严整，白色的警服，挂着红领章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，显得格外精神。她进门后，跟有过一面之交的高建点点头，就问：“石科长，有什么任务？”

“你到拘留所通知刘惠，局里批准他无罪释放。你把他领到这儿来。”石凌河把批件交给她，接着说，“要个小车，快去快回！”

“是！”邵芳响亮地应了一声，转身走出办公室，走廊上留下一阵明快的脚步声。

“高建同志，你们氧气厂有些人算跟刘家干上了。你看，这是刘惠的叔叔，刘占秋的案子。”石凌河指着桌上的材料让高建看，“最近家属写信向市委申诉，市委批转到局里，要求我们协助厂里复查。”

高建看看两封申诉信，一封是刘占秋的父亲刘崇德写的，另一封是刘占秋的妻子白丽写的。市委批给公安局，公安局长批给石凌河，让他负责复查。高建有些迷惑：“刘占秋不是八年前畏罪潜逃自杀了吗？”

“那是当时厂里的结论，可是尸体至今没有下落，是个奇怪的失踪案。”石凌河皱着眉头说，“家属不服，就批判人家，逼得他爱人白丽精神失常，进了精神病院。对这个案子，你怎么看？”

高建觉得这件事时过境迁，难以查清，就说：“刘占秋本身没有问题，应当甄别平反，至于案子，我看无法查了，不必做那种徒劳的事。”

石凌河听高建说这话，情不自禁地打量他一眼。他了解高建，这小伙子为人正直，办事也还精明，只是他调来不久，不熟悉厂里这些年的矛盾和斗争，加上他是通过表哥杨军的关系才到保卫科当副科长的。杨军是氧气厂的二把手，跟造反派头子乔林、黄兆年这些人搅在一起，专跟刘家做对。石凌河怕高建受他们的影响，便对他说：“原党委书记兼厂长刘占春是个好干部，被当成‘走资派’打倒。他的弟弟失踪，儿子入狱，父亲过去是老劳模，也被批判斗争。说他们姓刘，是刘少奇的本家。刘家父子在氧气厂工作，就说是刘少奇的分店，要砸烂刘家店。你同意这种看法吗？”

“当然不同意。”高建气愤地叫道，“这简直是胡闹！”

“保卫建设，就要消除不安定因素。”石凌河说，“我们要对党负责，对人民负责，小高，刘占秋失踪案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千万不能受派性影响。”

高建点点头，正要说什么，门口传来脚步声，他转过头看看，原来是邵芳领着刘惠来了。

刘惠高挑挑身材，圆脸膛，浓眉大眼，长得挺英俊，只是头剃得光秃秃的，嘴巴上有浓重的胡楂子，脸色苍白，眼眶塌下，精神显得有些憔悴。刘惠见到石凌河，便激动地奔上前跟他握手。

石凌河拿起公安局的平反结论材料对刘惠宣读后，说：“你是无罪的。你说了几句真话，就受迫害。现在‘四人帮’垮台了，冤案得到了昭雪。我们称赞你的勇敢，祝贺你重返工作岗位。”

刘惠激动地跟石凌河再一次握手，发现桌上放着姑娘和爷爷的申诉信，急忙问道：“石科长，我叔叔的案子也要复查吗？”

“噢，我们刚才还谈到这个问题，是要复查。”石凌河要跟高建进一步谈复查失踪案的事，对邵芳说：“你送一下刘惠同志。”

邵芳向刘惠点点头，领他出了办公室，一路说着话下了楼。

刘惠在监狱里，邵芳常去看他，为他传递家信，给他送书和纸张，今天又是她接自己出监狱，深受感动。出了门，他腼腆地对邵芳说：“邵芳同志，很感谢你，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友谊的手，你的帮助我永生难忘……”

“快别这么说，刘惠同志。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

事。”邵芳的眼神里闪烁着真挚、智慧的光芒。

刘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紧紧握住邵芳的手，满怀激情地说：“欢迎你今后到我家里去作客，也欢迎你能到我们厂里去看看。”

邵芳略有所思，忽然想起什么说：“刘惠，你在狱中不是写了不少诗吗？我看可以争取发表！”

刘惠摇摇头：“我是借写诗抒发一下感情，哪里够发表水平，只能留给自己看。”

“你的诗，我看过，意境新颖，有激情，是好诗……”这时邵芳发现大门前有人直盯盯地看着他们，便跟刘惠匆匆告别回楼了。

刘惠望着她的背影，还要说什么，只听有人喊他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秦亚秋正向他跑来，急忙迎上前，两人激动地紧紧抱在一起。

刘惠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半，整天是在苦闷中度过的，今天出狱，心情特别激动。看到绿色树木，生机勃勃，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。看到街上的行人，也感到格外亲切。今天能自由呼吸，使他感到幸福。他畅快地舒了一口气，情不自禁地叹惜：“啊！自由来的多么不易！”

秦亚秋把刘惠打量个够，拍拍他的肩膀问：“方才那个姑娘是谁？”

“她叫邵芳，是公安局的干部。”

“哦！”秦亚秋点点头。

秦亚秋白白的脸膛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文质彬彬，虽然是三十六岁的人了，长得还象个年青小伙。因为他跟刘惠的叔叔刘占秋要好，今天特意来接刘惠。

“听说你今天出狱，你全家高兴，我也高兴。你爸爸到公司开会，委托我来，你爷爷和你妈要来，让我挡了驾，在家正忙着做这做那哩。”秦亚秋从刘惠手里接过小包，拉开了车门，“上车吧！”

刘惠和秦亚秋上了车，司机就开车顺着大街奔跑。

一年半的时间，刘惠消息闭塞，想知道的事情很多，最关心的还是白小莲的情况。白小莲跟他是同学，在学校里两人语文都很好，是文学爱好者，爱看小说，爱写诗，两人常在一起交谈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，一起去长征，到过北京、南京、上海等地。白小莲尊敬他，爱慕他。毕业后又一起入厂，白小莲当了广播员，刘惠写通讯报道，经常接触，感情越来越深，加上刘惠的婢娘白丽从中撮合，两人已经订婚了。他入狱后，白小莲一次都没有去探望他，让他很纳闷。妈妈来看他时，他打听白小莲的情况，妈妈只是叹气，啥也不对他说。他弄不明白，白小莲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对自己是否变了心。他想问秦亚秋，又觉得见面就问她，怪不好意思，便先跟他打听厂里的情况。

谈起厂里的事，秦亚秋很感慨。氧气厂过去在兴隆钢铁公司是个小单位，不受人重视，随着钢铁生产发展，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，氧气的需要量也越来越大，厂子的规模逐渐扩大了。近几年忽然红起来，报纸、电台都有报道，成了省里的一面红旗。厂子红了，他这位制氧工程师却成了挨批的典型，至今还下放劳动。他不愿意跟刘惠谈厂里的事，三言两语就支吾过去。

“厂里变化不大，厂门口挂着先进单位牌子，杨军还保持模范干部的荣誉称号。”秦亚秋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告诉

他：“杨军本来要高升到市里当经委副主任，不知为什么还没有走。昨天听你爸爸说，公司党委决定让他回厂，官复原职，要对工厂进行整顿。”

刘惠听到这个消息，高兴得眼睛更亮了。在监狱里他听说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要拨乱反正，可是怎么个拨乱反正法呢？他不清楚。半年来兴隆市没有大的行动，现在终于开始了。他又问：“大家对我爸爸回厂有什么反映？”

“现在还是内部消息，职工不知道。”秦亚秋怕他问起来没个头，说：“你别着急，等有空我再跟你详细说。”

刘惠见秦亚秋那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好象有什么心事，便把话打住。可是他着急知道白小莲的消息，沉默了一阵，瞅瞅正在开车的司机，往秦亚秋跟前凑凑，轻声问：“秦叔叔，白小莲怎么样？”

秦亚秋打量了刘惠一眼，拖长声说：“她很得意，入了党，被提拔到党委当秘书，成了科级干部，是杨军的得力助手。”

刘惠听秦亚秋的语气，觉得话中有话，疑惑地问：“她怎么会这样？”

秦亚秋摇摇头：“我说不明白，可能有什么诀窍。”

“诀窍？她会有什么诀窍？”刘惠更迷惑了。

秦亚秋觉出了刘惠对白小莲的感情，后悔自己太冒失，不肯再说别的。司机葛亮听刘惠追问得急，回过头来，意味深长地冲刘惠笑笑，然后鸣了一声笛，加快了行车的速度。

刘惠见两人的表情，觉得这里有事，心渐渐下沉了，刚出狱的那种轻松感觉，同家人团聚的喜悦统统消散了，此刻他满脑子里装的是白小莲。

二

吉普车开到刘家门口，秦亚秋跟刘惠下了车，高声喊：“刘大嫂，你儿子回来了！”然后兴冲冲地推了刘惠一把。

屋里立刻有人应声，刘惠的爷爷刘崇德抢先奔出来。这老头差八个月满六十岁，黑里透红的脸膛，两道重眉，宽宽的额头，胡楂子刮得溜净，腰板挺直，满有精神。他冲到刘惠面前，伸出两只大手抓住孙子的胳膊，上下打量着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可回来啦！”

“爷爷……”刘惠叫了一声，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刘崇德抚着孙子的肩膀说：“别哭，咱刘家的人都是硬汉子。”说着眼睛里也闪着泪花。

刘崇德是河北人，十二岁那年跟爸爸闯关东，到了兴隆市进厂当童工。他当了四十多年的焊工，电焊、氧焊、氩弧焊，样样都会，在氧气厂是焊工的祖师爷。他经历过苦日子，一般的磨难压不倒他。这些年来他遭了大难，大儿子刘占春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下放到农村；二儿子刘占秋在清队时失踪，至今是个悬案；二儿媳进了精神病院，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，又被无辜投进监狱。若不是他性格开朗，早被压垮了。他替孙子抹去眼泪，说：“听说你在狱里挺够样，说话一锤一镬头的，实打实凿，有工人的硬骨气。”

说话间，刘大嫂跑出来。她是个心地善良、贤惠、能干的妇女。她体格丰满，四方大脸，两眼闪烁着淳朴厚道的神情。她腰里扎着围裙，手是湿的，正在厨房里做菜。见公公

拉着刘惠，扎撒着手，喊了一声：“刘惠！”眼泪刷刷流下来。

刘惠见妈妈流泪，两眼又湿润了。

“哎，我说她大嫂，儿子回来是个喜事，哭啥？”刘崇德对儿媳说，然后转向秦亚秋，“女人家真没办法，有悲事哭，有喜事也哭，也不知哪来那么多眼泪！”

“女人的眼泪若不多，孟姜女能哭倒长城吗？”秦亚秋有意缓和气氛，故意跟刘大嫂开玩笑，又说，“你今天流的是喜泪，不宜过多。”

“唉，大兄弟，喜里有悲呀！”刘大嫂有一儿一女，分外偏爱儿子，有时儿子离开家几天都想得慌，何况是进了监狱。

刘崇德理解儿媳的心情，刘惠能释放出来，她有功劳。她没有文化，平常不出头露面，在家里孝顺老人，象大姐那样照顾小叔占秋，从来也不跟丈夫吵嘴，多咱也没有跟邻居红过脸，老实厚道出了名。可是儿子遭受迫害，她豁出来了。多次进厂跟办案人员据理力争，到公司、省、市去告。那时没有告出结果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她又到处去申诉，所以刘惠是兴隆市第一批平反出狱的。

刘大嫂从头到脚把儿子打量了一番，心痛地说：“遭这场大难，把孩子整苦了。挺壮实的人，瘦成细高挑，脸上瘦得只剩两个大眼睛，唉！”说着眼圈又红了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进屋！”刘崇德推了刘惠一把，又向秦亚秋挥挥手，领头进了屋。

长时间没回家，刘惠对家里的一切都感到亲切。他的小书架还放得整整齐齐，桌上的老座钟，不紧不慢地打着摆，

墙上挂着全家福照片，妈妈给他准备的新被褥放在床上。他往床上一坐，心情舒坦，默默地入了神：在狱里天天渴望回家，这回可真的到家了。

这时，他听见有人在外边大声说话，从玻璃窗往外望，见有个老头进了大门。

这是王顺，现在人们都叫他王老好。他比刘崇德小两岁，中等身材，穿一套蓝衣服，敞着怀，相貌端正，只是不大修边幅，胡子拉碴的，看样子是个懒散的人。他原来也是个电焊工，因为受了公伤，腿脚不灵便，十年前就在厂里看自行车。他跟刘崇德是老工友，经过文化大革命，关系更加密切，是刘家的常客。听说刘惠今天出狱，特意赶来探望。他进屋打量了刘惠一眼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你看的准，说的对，好小子，有出息！”

“大叔，他惹了这么大的祸，你还夸他！？”刘大嫂微笑地说。

“值得夸就要夸！”王老好坐下说，“在那时候敢反‘四人帮’，就是不简单。”

秦亚秋跟王老好不见外，打趣说：“从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你可啥话也不说，跟谁也不斗，是出名的老好人。”

王老好瞥了秦亚秋一眼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秦工程师，隔一层眼镜看人，不容易看准。”

刘崇德理解王老好，分外尊敬他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参加任何组织，打派仗、批斗会都不沾边，在厂里是出名的中立人士。因为这样他可以自由行动，厂里谁挨批斗，他就同情谁，给他送饭送水，屋子冷了，晚上偷偷给送气，还悄悄给家属传递消息。造反派发现了他的行动，训他阶级斗争觉

悟低，他点头承认。训完后，他还是默默地那样干。所以那些挨批的人感激他，职工群众说他好，造反派说他是没有觉悟的老好人。王老好的名声越来越大，渐渐地把他的真名也给忘了。

刘崇德对秦亚秋说：“你没看准，老王才是真正的好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秦亚秋故意跟老头开玩笑，又夸奖说：“他那样做，是一种斗争策略。”

“别把我抬那么高，扯这个没啥意思。”王老好扬起烟斗阻拦，吩咐刘大嫂说：“大侄媳妇，别光顾高兴，快给孩子找一套衣服换上，找顶帽子戴上，让小伙子精神精神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是否炒上几个菜，烫上一壶酒，庆贺一下？”说着瞅瞅刘崇德。

刘崇德微微一笑，对儿媳妇说：“就照你大叔吩咐的办。”

“嗯！”刘大嫂笑嘻嘻地对王老好说：“不用你吩咐，看你进屋，我就想到酒了。”

王老好畅快地哈哈大笑，用烟斗戳一下刘惠的脑门子。

刘大嫂对秦亚秋说：“大兄弟，刘惠他二婶今天也要出院，劳你的驾，跟刘惠一起坐车把她接回来好吗？”她说瞥了公公一眼。

刘崇德对二儿子长期失踪，不抱活着的希望，儿媳白丽的生活问题成了他的一桩心事。秦亚秋同情白丽的遭遇，几年来关心照顾她，似乎对她有感情。秦亚秋的姐姐从中撮合，刘大嫂也替两人使劲，老头对秦亚秋印象很好，巴不得成全他俩的婚事。见大儿媳征求他的意见，便对秦亚秋说：

“亚秋，你就去一趟吧！”

王老好看出了门道，对发窘的秦亚秋说：“你发什么愣，还不动身？你们要快去快回，我们等着你们喝一壶。”说着又向他挥挥烟斗。

刘惠用眼睛向秦亚秋示意，两人便一起出了家门。

三

秦亚秋和刘惠坐上吉普车，一起去接白丽。

精神病院一般远离市区。白丽所住的病院就设在郊外的一个山洞里。吉普车出了市区，顺着公路向郊外驶去。

郊区满目春色，春意更浓了。菜田里的菠菜、韭菜、蒜苗、春白菜绿生生的招人喜爱。地里高深、苞米的春苗都放出了嫩叶，道两边的树木枝叶茂盛，山上也披上了绿装。郊区多梨树，正当梨花盛开，雪白的花朵散布在各家的房前屋后，风吹花瓣飘扬，象是雪花飞舞。一群白羊悠闲地在山坡上吃草，牧羊人打起响鞭，几只鸟儿惊叫着飞了。

刘惠感受到春意宜人，心情异常舒坦，索性摇下车窗玻璃，极目遥望，任凭思想驰骋。

秦亚秋对春色漠不关心，随着车的晃动，渐渐陷入了沁人的回忆：

他认识白丽，是在一九六四年春天，那时白丽才二十三岁，正准备跟刘占秋结婚。刘占秋比他早两年毕业，他毕业后跟刘占秋在一起工作，处得很好。他第一次见到白丽，是在看话剧《蔡文姬》时，白丽主演。白丽的表演，在他心中

留下很深的印象，他曾衷心为刘占秋的美满婚姻祝福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刘占秋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兼走资派，白丽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，夫妻双双挨批，越整越厉害，最后刘占秋失踪，白丽被逼疯，进了精神病院。秦亚秋因为有海外关系，清队时当“特嫌”批斗，跟刘占秋同关在一个屋子，一起遭罪。他见那些所谓革命造反派疯狂地摧残人材，极为愤慨，对刘占秋和白丽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。

政策逐渐落实，秦亚秋没有事了。刘占秋的失踪，白丽的病，时刻在他脑子里萦回，使他不得安宁。他出于对刘占秋的赤诚友谊，对白丽自然地产生一种责任感：刘占秋不在，他应该照顾好白丽。恰巧他的姐姐秦华芳是白丽的主治医生，有方便条件，因此，他获得自由后，便常到医院去探望白丽，安慰她。天长日久，群众中便有说他爱上疯子的舆论，弄得他进退两难。他看白丽对刘占秋很忠贞，八年失踪一直等着，内心非常尊敬。若单是为了避嫌，有意疏远她，又于心不忍，一个病人需要照顾……唉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使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尴尬。

吉普车离开了柏油马路，进入土道，车子颠簸起来。刘惠不再往外看，转脸瞅瞅秦亚秋，见他正在沉思，也就不打搅他。

时钟指向十一点时，不觉已经到了精神病院。

车一停，秦亚秋下了车，领刘惠走进诊断室，见姐姐秦华芳医生正在给人看病，便上前打招呼：“大姐，你看谁来啦？”

秦华芳看见刘惠，惊喜地站起来。

“啊，刘惠！你出狱啦？”

“无罪释放，刚到家就来了。”刘惠跟秦华芳紧紧握手。

秦华芳圆敦敦的脸膛，两鬓已花白，身体也微微发胖了。她穿着雪白的医生工作服，风度显得淳朴文静。她学的是精神病科，经过多年实践，有丰富的临床经验，对精神病有相当的研究。她跟刘惠交谈了几句，见患者等着她，便说：

“你们先等一下，我处理几个病人，再和你们详谈。”

秦亚秋和刘惠点点头，两人便坐在一边等待。

进来的病人是个年轻姑娘，情感受了严重创伤，已经愁事不愁，乐事不乐，失去了理智。问她什么，她所问非所答，脸上总是挂着令人难受的傻笑。第二个病人更严重，两眼无神，表情茫然，完全呆滞。医生叫他坐他就坐，叫他站他就站，跟他说话他哼哈答应。下一个病人可不一样，在门口就大吵大闹，进屋一脚把椅子踢倒，冲秦亚秋和刘惠直瞪眼。这个疯狂性的病人正闹着，秦华芳一说给他过电，他就吓得安静地坐下。秦亚秋和刘惠看着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，觉得他们实在可怜。

秦华芳检查完病人，打发护士去找白丽，对两人说：

“精神病分九种类型，单纯型、青春型、紧张型、颠狂型……近几年来偏执型的较多，可能跟政治形势有关。方才你们看见的那几个患者都是后期，神经系统已经破坏了，难以恢复健康。”

“我二婶的病是什么型的？”刘惠问。

“她的病是偏执型的。”秦华芳脸上露出了笑容，“她治得及时，现在已经彻底好了。”

秦亚秋想到白丽几次出院，过了一阵又入院，有点不相